

世界名著大系

好兵帅克 历险记 下

*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reik*

[捷] 雅·哈谢克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二十五卷

好兵帅克历险记 (下)

[捷]雅·哈谢克 著
肖红焰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第四章 苦难重重

施雷德上校以鉴赏的目光注视着卢卡什上尉苍白的面孔和黑黑的眼圈，卢卡什上尉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竭力使自己不去正视上校，而象在研究什么似的偷偷窥探着营地部队部署图。这张部署图是上校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品。

施雷德上校面前的桌上，放着几份报纸，报上有几篇特意用蓝铅笔圈出的文章。上校将它们又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然后注视着卢卡什上尉说道：

“那么，你已经知道你的勤务兵帅克被捕了，而且他这件案子很可能要被提到师军法处去审讯。”

“是的，上校先生。”

“当然，整个事件不会就这么了结的。”上校意味深长地说，十分开心地望着卢卡什上尉发白的面孔。“毫无疑问，你的勤务兵帅克的这件案子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而且这件丑事还同你的名字牵连在一起，上尉先生。师部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材料。这是几份对本案作了报导的报纸，请你大声念给我听一听。”

他把登有用铅笔圈出的文章的报纸递给卢卡什上尉，上尉象给小孩朗读课文那样，用单调平淡的声调平铺直叙念道：

“蜜比糖更富有营养和易于消化，”

《我们前途的保障在何处？》。

“是登在《佩斯使者报》上的那一篇文章吗？”上校问道。

“是，上校先生。”卢卡什上尉回答，并继续往下念道：

战争的进行要求奥匈帝国各阶层共同努力。要想维护我国的安全，各民族之间就必须互相支持。我们前途的保障有赖于各民族由衷的相互尊重。如果在后方，即我光荣国军的后勤与政治大动脉不能协调一致；如果在我军后方，听任宵小分子破坏国家统一、恶意败坏整个国家威信、制造我帝国内各民族的纠葛与分裂，那么，我想已开赴前线并不断向前推进的英勇军队就不可能承受重大的牺牲。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不能默然无言地眼望着极少数人试图从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出发，来破坏帝国各民族为严惩非法侵犯我国，并企图毁坏祖国

全部文化与文明成就的歹徒所进行的竭尽心力的正义斗争。对于那些企图瓦解各民族心中精诚团结的精神的丧心病狂的无赖的卑劣行径，我们绝不能再缄默不语。我们曾多次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对捷克部队中的个别人物无视部队的光荣传统、违背整个捷克民族意志、在我们匈牙利城市中胡作非为的情况，军事当局不得不严加制裁。此事当然不能归罪于整个捷克民族，因为它正忠贞不渝地捍卫着我帝国的利益，许多卓越的捷克军事将领，如著名的拉德茨基元帅和其他一大批奥匈帝国的捍卫者都证明了这一点。与这些光辉的人物相对立的只是区区几名捷籍败类，他们乘世界大战之机混入军队，其真正用心是在帝国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从中满足自己卑劣的私欲。我们已经向读者报导过××团在德布列岑的胡作非为，指出该团的捣乱行径已遭到布达佩斯议会的议论甚至谴责；其后，该团团旗又在前线……（此处被删）。谁应该对这一卑劣行径负责？……（此处被删）。谁把捷克士兵驱赶去……（此处被删）。在我们匈牙利祖国大地上的敌对势力的胡作非为达到了何等猖獗的程度！发生在利塔河畔匈牙利基拉利希这城中的这一事件，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驻扎在利塔河畔布鲁克城的士兵，即袭击和殴打该城商人卡柯尼先生的敌对分子，属于哪个民族呢？地方当局责无旁贷，应当马上调查这一罪恶行径并向师部进行谘询。师部想必已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在这次针对匈牙利王国臣民的史无前例的迫害行为中，卢卡什上尉扮演了什么角色。据本报当地通讯员报导，该城公众认为卢卡什的名字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有密切关系。该通讯员收集了有关此案的大量材料，这一丑闻在当前的严重时刻甚为引人注目。《佩斯使者报》的读者对本案调查进程无疑将十分关注。对此重大案件，本报定将予以详尽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军方能够提供关于殴打匈牙利居民的基拉利希这暴行的消息。我们相信，布达佩斯议会也将查处这一事件，使大家弄明白，假道匈牙利王国开赴前线的捷克士兵，不得把匈牙利至斯特凡王国的领土视为他们占领的程借地。如果该民族的某些人，即在基拉利希这城清楚地表演该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通力合作”的某些人，至今尚表认清局势，那就让他们保持沉静吧，因为在战争中，监狱、枪弹、绞索和刺刀会教训他们服从我们兵同的祖国的最高利益。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谁呢，上尉先生。”

“贝拉·巴拉巴斯。他是个编辑，又是议员，上校先生。”

“一条有名的恶狗！但是这篇文章在《佩斯使者报》登出来之前，已经在《佩斯新闻报》上发表过的。现在请你把《绍普朗记事报》上的那篇官方文章念给我听听。”

卢卡什上尉大声朗诵那篇文章来。作者竭力用诸如此类的词句加色彩自己的文章：“国家英明的命令”啦，“国家秩序”啦，“人类的腐化堕落”啦，“人的尊严与感情的惨遭践踏”啦，“野蛮残忍之辈的筵席”啦，“摧残人类社会团体”啦，“一群兵痞”啦，“幕后指使”啦，等等请如此类的。再往下读，似乎匈牙利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了最受压迫的分子；似乎捷克士兵一来，就将这编辑打倒在地，用穿着高统靴子的脚猛踩他的肚子，他疼得狂呼乱叫，而有人把他的喊叫声用速记法记了下来一样。

《绍普朗记事报》哭诉道：

对一系列最重要的事实，我们总是慎重地保持着沉默，不写一个字。我们谁都知道，驻扎在匈牙利和前线的捷克兵是些什么东西。众所周知，捷克人干了些什么勾当，他们的行为怎样，他们中间是个什么状况，谁是这些事件的肇事者。的确，当局的警觉性被另外一些重要的事件给吸引去了，然而当局应当采取适当的办法将此案与对全局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以期近日在基拉利希达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本报昨日登载的那篇文章被删去十五处之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向读者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未能过多地对基拉利希达事件详加评论。本报特派记者从现场向我们证实：当局对整个事件表示了真正的关注，并迅速进行了调查。唯一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次暴行的若干参与者至今仍然逍遥法外。这特别牵涉到某一位先生，听说，他至今仍佩戴着“学舌团”的领章在兵营中未任何受惩罚。他的名字前天已在《佩斯使者报》和《佩斯记事报》上公开过，这就是那位臭名远扬的捷克沙文主义者——卢卡什。关于他的暴行，基拉利希达的议员杰佐·萨尼克将在议会中提出质问。

“基拉利希达出版的《周刊》和普列什堡的一些报纸也是用这种悦耳的调子来写你的，上尉先生，可你对这些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那都是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从政治上看，这是不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我们奥匈帝国公民，不管是德国人也好，捷克人也好，全都反对匈牙利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尉先生？这里显然有种倾向。或者你对《科马诺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会感兴趣，那上面硬说你在饭厅里用午饭的时候，企图当着卡

柯尼太太的丈夫的面强奸她；说你用马刀恐吓他，强迫他用餐巾堵住他妻子的嘴，以免她大嚷大叫。这是有关你的最新新闻，上尉先生。”

上校笑了笑，接着说：“当局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当地的报刊检查权也掌握在匈牙利人手里，他们对我们是为所欲为的，我们的军官在这头匈牙利普通编辑猪罗的侮辱面前一点保护也没有。直到我们提出尖锐的意见，师部军法处发出通电，布达佩斯国家检察署才开始采取措施，在有关的编辑部里抓了几个人。《科马诺晚报》的编辑付出的代价比谁都多，他至死也不会忘记这张晚报的。师部军法处委派我作为你的上司来审讯你，同时把有关审讯的全部材料给我送来了。要是没有你这个倒霉的帅克，事情早已圆满结束。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沃吉契卡的士兵，斗殴之后，人家把他带到禁闭室，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你给卡柯尼太太的信。在堂上，你的那个帅克一口咬定那封信不是你写的，硬说是他自己写的。当人家把信恭恭敬敬地摆到他面前，要他照写一份来对笔迹时，他一口把你的信吞了下去。后来又从团部把关于你的报告转送到师部军法处，好同帅克的笔迹加以比较，结果就在这里了。”

上校翻了翻几件公文，然后把下面一段文字指给卢卡什上尉看：“被告帅克拒绝书写口授的话，硬说是已经隔一夜，就不会写字了。”

“上尉先生，我根本就不认为你这个帅克或这个工兵在师部军法处的供词有任何意义，他们两个都坚持说，这都是由一个所谓的玩笑引起的。老百姓不明白是开玩笑，揍了他们，他们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才还手的。在审问中发现你这个帅克确实确实是个大蠢驴，比如说，问他为什么不肯招认时，从审讯记录看，他的回答是：‘我当时所处的情况，正如画家巴鲁什卡的仆人有一次为了圣母像面陷人的境地一样。当案子涉及到他准备据为已有的那张画像时，他只好回答说：要我把血吐出来给你们看看吗？’不用说，身为团长，我已照顾过有关各报以师军法处的名义更正报纸上那些卑鄙的文章。今天通知已经发出，我现在想，我已经为平息这些混帐老百姓中的匈牙利下流报痞掀起的事端，尽了我的全部力量。”

“我想我的措词非常不错，是如下写的：‘敬启者，某师军法处暨某团团部谨声明：当地一些报刊所载某团士兵之所谓暴行文章，毫无真实性可言，从头到尾全系凭空捏造。对上述报纸所进行的调查必将导致对犯诽谤罪者的严厉惩办。’”

“师军法处在给我团的公文里认为，”上校继续说，“这件事实际上是对来自东利塔和西利塔两地的军队的有计划的诽谤。你可以来比较一下：我们开到前线去的有多少人，他们又有多少人。我跟你说实话，在我心中，

一个捷克兵比一个匈牙利草包要好得多。应当还记着匈牙利人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向我们第二先遣营开枪的事，当时二营不知道是匈牙利人开的枪，就开始朝右翼的第四特别步兵团的官兵射击，四团官兵也搞错了对象，又向友邻部队波斯尼亚团开起火来。真是混战一场！当时我正在旅部吃午饭。头一天，我们只随便吃了点儿火腿和罐头汤，这一天为我们准备了美味的清顿鸡汤、里脊焖饭和糖酒甜面包。前一天晚上我们刚在小镇上绞死了一个塞尔维亚人酒店老板，我们的厨子在他的酒窖里搜出了三十年的陈葡萄酒。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是多么盼望吃那顿午饭。我们喝完了汤，正要准备吃鸡，突然枪响了，接着枪声四起，我们的炮兵压根儿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人在同自己人开火，便向我们这边发炮轰击，一颗炮弹正好打在我们旅部旁边。塞尔维亚人准是认为我们这儿定是发生兵变了，便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开火，随后开始强行渡河。这是旅长被叫去接电话，师长大发雷霆，问旅部搞的什么鬼，说他刚刚接到军部的命令，要求他在当晚两点三十五分对左翼塞尔维亚阵地发起进攻。师长说我们是后备队，应立即停火。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哪能‘Feuer einstellen’？旅部电话总机说他们哪儿也叫不通，只有七十五团团部还可通话，说他们刚刚接到旁边一个师来的命令，要求他们‘ausharren’，说他们师里的电话也打不通，还说塞尔维亚人已经占领二一二、二二六、三二七高地，要求派一个通讯营去修复我们与师部的电话线路。我们想同师部联系，可是线路已全被切断，因为在这期间塞尔维亚人已经从两侧绕道到我军后方，把我们围在一个三角地带之中。困在这个三角地带中的有我军的步兵、炮兵队、汽车运输队、粮站和野战医院。我已经两天没下马鞍了，我们的师长被俘，我们的旅长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一切都是匈牙利人向我们第二先遣营开火引起的。不言而喻，全部罪过都落到了我们团身上。”

上校啐了使劲一口唾沫在地上。

“上尉先生，现在你自己也应该体会到了，他们是怎么巧妙地利用你在基拉利希达的所做所为来做文章的吧。”

卢卡什上尉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上尉先生，”上校对他猥昵地说，“凭你良心说，你跟卡柯尼太太睡过几回？”

施雷德上校今天的兴致特别的高。

“你刚同她通信？别扯淡！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曾在艾格尔测量训练班只呆了三个礼拜，你瞧我，三个礼拜没干别的，尽是跟匈牙利女人睡觉。一天一个：中年的、年轻的、没出嫁的、有丈夫的，碰到什么样的就

是什么样的，真可谓纵情作乐，每次回到团里时，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一位律师的老婆把我折磨得最惨了，她把匈牙利女人的本领全都使了出来，睡觉的时候还咬着我鼻子，整夜都不让我合眼。”

“‘还刚刚开始通信’……”上校猥昵地拍了一拍上尉的肩膀。“我是已经过来人啦！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对这事儿自有我的判断。你和她搞上了，被她的丈夫碰了个正着，你那个笨蛋帅克却又……你要知道，上尉先生，你那个帅克可真是可靠的小伙子，他处理你那封信的办法简直妙极了。这样的人，说真的，太可惜了，我是说，这是个教育问题。我倒非常喜欢这小子。所以，审讯一定要停止。报纸把你骂得一钱不值，上尉先生，你在这儿已经彻底站不住脚了。不出一个礼拜，先遣连就要开赴俄国前线。你是十一连资格最老的军官，就到那个连去当连长吧，这件事我已经跟旅部谈妥了。告诉军需上士给你另外找个勤务兵来代替帅克。”

卢卡什上尉怀着满腔感激之情望了上校一眼，上校继续说：“把帅克分配给你们连当传令兵吧。”

上校站起来，与脸色苍白的上尉握手道：

“好吧，就这么办吧。祝你万事如意！希望你能在东线战场上立功建业。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还能相会，希望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可别象在布杰约维策时那样躲着我们……”

卢卡什上尉在回家的途中，不停地一个劲念叨着：“连长，连部传令兵。”

这时帅克的形象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

卢卡什上尉吩咐军需上士万尼克给他找个勤务兵来替换帅克时，万尼克说：“我还以为您，上尉先生，对帅克很满意哩。”

当他听说上校派了帅克到十一连当传令兵，不禁连声惊呼道：“上帝慈悲！”

在师军法处的一间装有铁栅栏的窗口的牢房里，人们按军队规定早上七点起床，把摊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因为没有床）的褥子整理好。他们在用木板隔开的长廊里，按照牢房的规定把毯子叠好，放在草垫上，谁叠完了就坐在靠墙的条凳上，不是抓虱子（如果他是从前线回来的），就是借胡依神聊来消磨时间。

帅克和老工兵沃吉契卡，以及不同团队的几个士兵一块儿坐在靠门的条凳上。

“你们瞧，弟兄们，”沃吉契卡说，“坐在窗子边的那个匈牙利小子，那

个狗崽子正在做祈祷，想要上帝保佑他万事如意，你们的手难道就不发痒，就不想去扇他几个大耳光？”

“可他也是好人啊，”帅克说，“他是因为不愿当兵才被关到这儿来的。他反对战争，他是个什么教徒，他不愿意去杀死任何人，所以就把他关了起来。他严格遵守上帝的十诫，有些人只是把上帝十诫挂在嘴上，说得好听！大战前在摩拉维亚有个叫叫涅姆拉瓦的人，他甚至根本不愿把枪扛上肩去。招他去当兵时，他说拿武器是违背他的信念的。就因为这个他被关进牢房，差点儿没被整死。后来又领他去宣誓，可他不愿，偏说他不能宣誓，这是违背他的信念的，结果硬是给他顶住了。”

“他是个笨蛋，”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他可以去宣誓嘛，宣了誓不理它不就得啦！”

“我已经宣了三次誓，”一个步兵说，“可我当了三次逃兵。要不是有那张医生的证明，说我在十五年前曾因为神经错乱打死了我的亲姑妈的话，我恐怕在前线已经是第三次吃子弹了。现在我那死去的姑妈总是帮我摆脱困境，到头来我也许能安稳渡过这场战争，留个囫圇身子。”

帅克问：“喂伙计，你干吗要把你姑妈打死？”

“人们为什么要你杀我砍呢？”那个十分惹人爱的步兵回答说，“每个人都会以为，是为了钱财。这老太婆有五个存折，当我满身伤痕，穿得破破烂烂地跑到她那儿去时，正赶上银行给她寄来了利息。除她之外，我在这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我就求她可怜我并收留我，可是她这死尸，说什么要我出去找事做，还说什么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如何如何。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我只是用拨火棍敲了她几下脑袋，又照她脸上打了一通，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到底是不是我姑妈？子是我挨着她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问：‘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呢？’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她旁边。后来我就被关了斯莱比疯人院，直到大战前波赫尼采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马上又得补服这些年我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又瘦又高，愁眉苦脸的士兵拿着扫把从他们旁边走过去。

“这是我们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猎骑兵介绍说。“如今干打扫卫生的话儿。是个非常正派的好人。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打发到这儿来了。”

“喂，老师，过来！”他冲着那个拿着扫把、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去的士兵大声嚷嚷道。

“给我们念念你那首虱子诗吧。”

拿扫把的士兵清了清嗓子，大声朗诵起来：

遍身虱子到处跑，整个前线都在把痒痒，
一只只大虱子又是爬来又是咬，
将军夫人满床滚呀，痒得实难熬，
天天换内衣洗内裤也不见效。
虱子在大兵身上过得满舒服，
在军官身上照样习惯又逍遥，
奥地利的老公虱在床上，
跟普鲁士的母虱把尾交。

那位教员出身、愁眉苦脸的士兵坐到长凳上，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的所有罪行，为了这首诗我已经受到军法官先生的四次审讯了。”

“这件案子实际上不值一提，”帅克满怀信心地说。“主要看军法处认为那只奥地利老公虱是谁，好在你加上了上床交尾的事，你这一笔会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一个个都傻眼的。不过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公虱就是雄虱，只有雄虱才能爬到雌虱身上去。要不讲清这一点，你怎么也开脱不了。你写这首诗当然不是想侮辱某人，这是很明白的，你就对军法官先生说，你写这玩意儿只是为了自个儿逗逗乐儿，就象说公猪母猪一样，也说说公虱母虱嘛。”

教员叹了一口气：“可那个军法官的捷克话说得不地道，我也用这类话向他作过解释，可是他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嚷嚷：母虱的捷文叫‘vešak’，而不是‘公子’，他还用拉丁文夹杂着德文说：‘vešak’是阴性，你这文化人。‘feš’是雄的，雄的叫‘fešák’，Wir kennen uns’ re Pappenheimer。”

帅克说：“总而言之，你这事糟糕透顶了，可你不要丧失信心，就象比尔森一个叫杨纳切克的吉普赛人一样，当一八七九年他因为谋财害命而杀死两人的罪过，把绞索套上了他脖子，他还说：会转危为安的！真给他猜中了：在最后一瞬间，又把他从绞刑架那儿领开了，因为喜逢皇上生日，不能把他处以绞刑，要绞他的那一天正赶上皇帝老子生日。等到第二天，皇帝过了生日后才把他绞死了。这小子还有更大的福份：第三天他得到了宽恕，对他进行复审，因为所有事实证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杨纳切克干的。好啦，只得把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到皮尔森天主教徒墓地。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却是新教徒，结果把他迁到福音堂墓地，后来……”

“后来我给你几个嘴巴子，”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你这小子干嘛净瞎编！人家因为军法处的审讯提心吊胆，他这个坏家伙倒悠闲自在。昨天叫我们去过堂时，你还在跟我解释风卷球是什么。”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有个老太婆问潘鲁什卡·马捷依画家的仆人风卷球是个怎么样时，他是这么跟这老太婆说的：‘你拿一块干牛粪搁在碟子里，往上面浇点儿水，牛粪就会发绿，这也就是风卷球。’”帅克为自己辩护说，“我可没有编造这么一套乱扯，可是我们一起去过堂，总得聊点什么吧，沃吉契卡，我只是让你放心而已！”

“还冤宽我的心哩，”沃吉契卡蔑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腹心事，只想着怎么摆脱这个倒霉运，出去找那些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你倒想用牛粪来使人安慰。”

“如今被关在这地方，我怎么找那班匈牙利小子算账？而且还得对人装蒜说假话，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恨匈牙利人。唉，我告诉你吧，这简直是活活地让人受罪！哼！有朝一日那个匈牙利小子落到我手里，我要象掐小牛崽子一样把他掐死！我要叫他看看‘isten ald meg a magyart’是个啥模样。我要跟他算账，让他忘不了老子。”

“咱们别操那么多心啦！”帅克说，“一切都会好的。最要紧的是在法庭上永远别说真话。谁要是让人给哄骗住了，说了老实话，谁就准完蛋，如实招供决不会有半点好处。想当初，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拉发干活的那时候，那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位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其余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辩护律师一个劲儿地要他别认账，他就啥麻烦也不会有。法庭庭长多方开导他，说是坦白了就从宽，可那矿工硬是顶住，就是不招认，结果屁事没有，把他放了：因为他能证明当时自己并不在场，那天他到布尔诺去……”

“圣母马利亚，”沃吉契卡发火了，“我再也忍受不了啦，说这些顶屁用，我搞不明白！昨天和我们一块儿过堂的也正是这么个人。军法官问他入伍前是干啥的，他却回答说：‘在克西什那儿送风。’搞了半个多钟头，军法官才搞明白他原来是在克西什铁匠那儿拉风箱。后来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他那儿帮工的？’他象聋子对话一样地回答道：‘什么打更的？打更的是赫甫什家的弗朗达。’”

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和巡逻兵的叫喊声：“Zuwachs.”帅克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个。他兴许还藏了点香烟头吧！”

门开了，一位志愿兵被推了进来，他就是曾经跟帅克在布杰约维策一起坐过禁闭车厢，然后被分配到先遣连伙房的那一个。

“托耶稣基督的福，”他进来时说，帅克代替大家回答道：“永远永远，阿门！”

志愿兵十分满意地看了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坐到捷克人那边的条凳上。随后，他松开裹腿，取出藏在里面的香烟分给大家，又从皮鞋里掏出火柴盒上的那块沙面和几根有意弄断半截的火柴。

他划燃火柴，小心地点燃了香烟，又点火使大家都抽起烟来，这才满不在乎地说：“我是被指控煽动士兵造反。”

“这没啥了不起的，”帅克平静地说，“这只是小事一桩。”

志愿兵说：“我倒要看看，我们靠各式各样的法庭，用这种愚蠢办法是不是能打裹仗。既然他们千方百计要跟我打官司，那就打吧，说到底，一场审判是改变不了整个形势。”

“你是怎样煽动士兵造反的？”工兵沃吉契卡十分同情地望着志愿兵，问道。

“我不愿打扫禁闭室的厕所，”他回答说，“他们把我带去见上校本人。那可真是一头不讲理的猪！他冲着我直嚷，说就是根据团的报告把我关起来的。因此，我是个普通的犯人；又说他简直奇怪地球上怎能容得下我这种人，而且居然没有因为这样的耻辱而停止了转动。他还说，我这个身为志愿兵，本该要求取得官衔的人的行为举止只能教我的上级讨厌和蔑视。我回答他说，地球不能因为有我这样的志愿兵而停止转动，自然规律比志愿兵的领章要有力得多。我倒要看看，谁有本事逼着我去打扫那个我根本不去拉屎撒尿的厕所，虽然我一天到晚在那猪圈一样的团队厨房里跟烂菜帮、膾羊肉打交道，完全有权到那个厕所去拉屎撒尿，可是我从没去过。我还对上校说，他不懂为什么地球上能容得下我这个人的观点也很奇怪，因为地球也并不会因为我而停止自转。上校听了我的话，气得好象一匹吃了辣甜菜的母马，咬得牙齿格格响，并对着我大声嚷道：

“‘你究竟扫不扫厕所？’

“‘不行！什么厕所我也不扫。’

“‘不行！你必须给我扫，你这个志愿兵油子！’

“‘不扫，我偏不扫！’

“‘操你妈，你不但要扫一个，而且必须扫一百个厕所！’

“‘报告，上校先生，我不仅不扫一百个，就连一个也不扫。’

“就这么‘你扫不扫’——‘我不扫’来回地顶个没完。‘厕所’一词好象帕沃拉·毛德拉为幼儿写的绕口令似地在我俩的嘴上抛过来抛过去。上校发疯似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最后他坐下来对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否则我要把你以叛乱罪解送师军法处惩处，你别以为你是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被枪毙的志愿兵。我们已经在塞尔维亚绞死了两个十连的志愿兵，枪毙了九连的一个志愿兵。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顽固到底。那两个被我们绞死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杀死一个“丘热克”的老婆和儿子，九连的那个志愿兵是因为他借口说脚肿了，因为他是个平板脚，不肯继续往前行军。那么你到底是不扫还是不扫？’

“‘报告，上校先生，我不愿意扫！’

“上校望着我，问道：‘喂，你莫不是亲斯拉夫分子吧？’

“‘报告，上校先生，不是。’

“随后就把我带走了，还宣布我犯了叛乱罪。”

帅克说：“你最好是装傻子。我被关在警备部拘留所时，有一个十分机灵人，一个有文化的商业学校的教师，跟我们关在一起。他是从前线开小差逃回来的，他们本想开庭审他，一定会判处绞刑，杀一儆百，可是他轻而易举地溜掉了。他开始装做有严重遗传的毛病，当参谋部医生详细的检查他的身体时，他声明说他并没有开小差，他只是从小就爱漫游，老是想跑得远远的。说有一次跑到汉堡才清醒过来，另一次跑到伦敦才明白过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到那儿。他父亲是个酒鬼，在他出生以前不久自杀死了。他母亲是个妓女，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得酒狂症死了，他大姐是淹死的，二姐是卧轨死的，哥哥是跳维舍堡铁路桥死的，他爷爷是杀死了自己的老婆，往自己身上淋上煤油自焚了死的；他的第二个奶奶跟着吉普赛人到处流浪，后来在牢里吃火柴毒死了；他表兄因为纵火案几次被判刑，后来在卡尔托乌兹用一小块玻璃割脖子死了；他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上跳下来死了。他本人没人教养，到十岁还不会说话，因为他刚满六个月的时候，家里人便把他拴在桌子上，听之任之，结果一只猫把他从桌子上拖了下来，摔坏了脑袋，所以他常犯头疼病，一头疼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前线，到布拉格，直到宪兵在‘斑点’啤酒店把他逮捕了，他才清醒过来。老兄，你知道检查他的人多想他退伍啊。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还有五、六个当兵的，他们把他的家谱这么记在一张小纸片上：

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

I 姐（淹死）

II 姐（卧轨）

哥哥（跳桥）

爷爷杀老婆、煤油、自焚

[[奶奶(吉普赛人、火柴)等等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也开口对军医编造这么一套谎言。这是第三个这么编的了，因此还没等他说到表哥如何如何，军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上跳下来摔死了，你自己没人教养，那就让囚犯连来改造你吧！’于是把他押到监狱里，给他上了‘绞麻花’的大刑，他立即就不敢说什么没人教养、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他宁可主动上前线去了。”

“可是现在，”志愿兵说，“军队里谁也不相信遗传病这一套，因为只要一信这玩意儿，那就得把总司令部所有的人都关进疯人院去。”

这时，钥匙在锁孔里响了几下，看守马上走了进来：

“步兵帅克和工兵沃吉契卡跟我去见军法官先生。”

他们起身了，沃吉契卡对帅克说：“你瞧他们这些混蛋，每天过堂，总是没个结果！他妈的还不折腾个没完没了，免得整天如给爷儿们判了刑。折腾个没完没了。咱们一天到晚就这么窜来窜去，让他们这些匈牙利小子在旁边打转转，真不是个滋味儿……”

师部军法处审讯厅是在这座房子的另一面。在去审讯厅的途中，工兵沃吉契卡跟帅克探讨了一下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裁判。

“老是讯问来讯问去，”沃吉契卡愤愤然地说，“问出个什么名堂倒也罢了，公文写了一大堆，叫人在铁笼子里都快腐烂了，可是连个真正的判决都见不着。喂，你倒是跟我直说好了，是能喝到他们的清汤寡水，还是能吃到他们的白菜拌冻土豆？操他妈的，这么一场混蛋的世界战争我还是从来没见过哩，我想象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倒是知足了，”帅克说，“好些年前，我还在服役的那时候，我们的军需上士索贝拉对我们说，‘在战争中，每一个士兵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每次的责任！’说这话的时候，就给你一记耳光，叫你永世难忘！还有那个死掉了的克瓦塞上尉，他来检查我们的枪支时，每次总要给我们训一通话，说士兵不应该有感觉，因为士兵只是一群牲口，国家喂养他们，给他们咖啡喝，给他们烟抽，他们就该象牛一样地为国家去卖命到死为止。”

工兵沃吉契卡思索了一会儿，对帅克说：

“帅克，等会儿在军法官那儿，你可别惊慌，你上一次过堂时怎么说的，现在就怎么说好了。要不，我就要和泥啦。要紧的是说，你亲眼看见那些匈牙利小子先向我进攻。不管咋说，我们在这乱子里可是患难与共啊！”

“啥也别怕，沃吉契卡，”帅克安慰他说，“你只管放心好了，一定要别发火。在军法处受审算得了什么？要让你看看从前军事法庭的活动那才好哩。有一个叫赫拉尔的教员在我们那儿服役，有一次，我们全排都被匈牙利关在兵营里，不准进城，他坐在行军床上跟我们聊起在布拉格博物馆有一本记载马利亚·德莱齐亚时期这种军事审判情况的书。里面说每一个团都有刽子手，专管杀本团士兵的头，一个接一个的来，杀一个头领一个德莱齐亚金币。据这本书记载，这种刽子手有时候一天能挣五个金币。”

“当然罗，”帅克煞有其事地补充说，“那时候的团要大些，老从乡下拉人来补缺。”

“我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沃吉契卡说，“我们旅里每逢绞死‘丘热克’，都会发给刽子手香烟。绞死一个男的奖十枝‘运动牌’香烟，一个女的或小孩奖五枝。后来军需部为了节省开支，就把他们赶到一起枪毙。有一个跟我在一块儿当兵的吉普赛人就是干这一行的。这事我们好长时间一直不知道。只是觉得很奇怪，干吗办公室老是在深夜里把他叫去。那时我们驻扎在德里纳河。有一次夜里，等他走了之后，有人忽然想起去检查一下他的行李，发现这小子在背包里有三盒‘运动牌’香烟，每盒一百枝。那小子天亮时才回到了我们住着的仓库，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很短的审判会：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叫巴洛乌的用皮带使劲地勒他，那小子那口气可够长的。”

老工兵沃吉契卡吐了一口唾沫说：“怎么勒他都不肯死。尿尿都勒出来了，眼睛都鼓出来了，象一只刀子下得不是地方的公鸡一样总是不肯断气。我们就把他当猫一样地折腾了一香；两个拽头，两个拽脚，用绳子缠住他的脖子，然后把他的背包连同装着的香烟套在他身上，一块儿扔进了德里纳河。谁愿抽这种脏烟！第二天早上他们到处找他。”

“你们应该去报告说他开了小差嘛，”帅克深谋远虑地发表评论说，“就说他早就打算这样做了：天天都说他会失踪的。”

“可谁前想得这么周全啊，”沃吉契卡附和说，“我们忙着自己的事儿，对别的事就顾不上去操心了。事情很简单：每天都有人失踪，他们从没到德里纳河去打捞。一个被水泡肿的‘丘热克’和我们那位肢体残缺的预备兵一起顺着德里纳河漂到多瑙河去了。有些没经验的人第一次见到这情景，差点儿吓得发高烧打起摆子来。”

“真该给这些人多吃点儿奎宁，”帅克说。

他们刚走进师部军法处办公室的那座房子，哨兵就马上把他们带到第八号办公室去了；法官鲁勒坐在一张堆了无数的公文的长桌子后面。

他面前放着一本什么法典，法典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还冒着热气。桌子右边摆着一个假象牙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满是灰土的耶稣像绝望地望着十字架的底座，那上面尽是烟灰和香烟头。

军法官鲁勒这时用一只手在十字架的座子上掐灭烟头，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端起那杯茶，茶杯和法典的封皮沾到一起儿了。

他把茶杯从封皮上分开之后，然后翻起从军官俱乐部借来的一本书。

书的作者为弗斯·克劳斯，书名很引人入胜：《Forschung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geschlechtlichen Moral》

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上男女性生殖器的活灵活现的图画和弗斯·克劳斯学者在柏林西火车站厕所里发现的与图解相应的诗句，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工兵沃吉契卡一声咳嗽把他的注意力从图片转移开来。

“Was geht los?”他问道，一边接着翻看其它的图像、素描和速写。

“报告，军法官先生，”帅克回答说，“我的伙计沃吉契卡着了凉，眼下正咳嗽着。”

现在军法官鲁勒才抬起头看了一眼帅克和沃吉契卡。

他竭力作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你们磨磨蹭蹭到底还是来了，”他翻着桌上那一大堆文件说，“我让你们九点来，眼下都快十一点了。”

“你怎么站的？牲畜！”他向胆敢用稍息的姿势站着的沃吉契卡问道。“我叫‘稍息’的时候，你能随便地站着嘛。”

“报告，军法官先生，”帅克又接着发话了，“他的风湿症犯啦。”

“闭上你的臭嘴！”军法官鲁勒说。“等我问你的时候了，你再回答，你已经在我这儿过了三次堂啦，老爱说废话。这个案卷到哪去啦？你们这群该死的东西！老给我添麻烦！平白无故地给军法处添麻烦，对你们是不会有好处的。”

他从很大堆公文里抽出一个标着《Schwejk und Woditsch - ka》的厚厚的卷宗，说道：

“你们休想借一次无聊的斗殴事件赖在师部军法处，把上前线的日子躲掉，为你们的事我还得给军部军法处打个电话，你们这些笨蛋！”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别装出那副正经相，帅克，等到了前线你就不会再有兴趣去跟匈牙利民兵打架了，”他接着说。“现在你们的案子撤销了，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去，接受纪律处分，然后跟先遣连上前线去。你们要是再落到我手里，